

这是一个国有的石油化工企业，在中国的石化行业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它的版图里，除了必要的生产设施以外，所有社会上有的服务行业这里都有，小学，中学，幼儿园，医院等等一应俱全。

因为这个公司，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其行政区划就是整个企业，甚至还有专门的法院、警察局、检察院，唯一没有的设施只有两个——监狱、火葬厂。

为了行文方便，暂且就叫A公司，这是由计划经济的时候造成的后果，在这里，没有必要评价这样设置企业的好坏。

至於，为何要如此费事的花费笔墨写这些，是让大家瞭解这种企业办社会，社会就是企业中的种种弊端，以及本文里的主人公在这种环境里的无奈的生活方式，由此发生了很多好看的故事。

第一章 屈辱的办公室秘书

阿晴是个35岁的少妇了，对她来说，老天很是偏爱，岁月的痕迹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什么苍老的痕迹，相反的，由於年龄的原因，她更具有了成熟女人的丰韵和性感。

一张娃娃样的小脸，总是带着甜甜的笑，眼睛很漂亮，俏俏的向上挑着，弯弯的眉毛象细细的下弦月，尽管生过了孩子，但是细细的腰身还是很苗条，挺挺的屁股，从后面看过去总让人产生干一下的感觉。

丰满的乳房遮掩在薄薄的衬衣里，好像不甘寂寞的要跳出来，让人看了总想撕下衬衣，能好好的爽一下，才是真正的快乐。

表面上阿晴是个规规矩矩的白领女士，但是实际上，她是厂长的私人禁脔，真正的全方位的为董事长服务的一个骚货。

突然，阿晴的西门子手机响起了悦耳的音乐，是很独特的歌曲，阿晴笑了，她知道这个电话一定是公司董事长张丰的，只有他的手机打来才有这样的声音，好久不见张丰了，他去北京公干好几天了。

想着想着，阿晴的下身竟然汨汨的流出了淫水，耳朵根腾的红了，要是能撕下她的裙子，会发现她的连裤袜已经湿的很厉害了。

“喂？我回来了。”电话里传出了一个男声，“想我么？小骚货，下面湿透了吧？”

“嗯~~有人在旁边，轻一些。”这是温柔的女性的声音，像是在催眠着什么，要是能天天听着这样的话，真是幸福的向日葵。

“那你过来吧。”

“好，我就来。”

阿晴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迈着小步赶快离开了办公室。

大家都心知肚明，也都见怪不怪了，何况她是和谁，大家也没必要找不自在了。

作为一个管理20000多人的大公司的领导，张丰心里的压力和负担也很大，当初，能够坐上这个位置，张丰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和奋斗，完全把张丰的上台归结於拍马屁和行贿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公平的。

确切的说，张丰的上台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为了这一天，张丰从原来的一个小小的大学毕业生，现场的操作工，一步一步成为班长，工段长，调度主任，总经理助理，直到这一步，很多人都认为不到40岁的张丰是通过行贿和买官走到这一步的，但是只有张丰自己和他的知交好友

才知道，张丰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多少。

自从22岁分配到公司工作，很多同时分来的大学生都留在了机关，只有他当时主动要求到才成立的新系统当一名普通的操作工，十几年来，加班，工作，学习是他在公司的全部内容。

在这期间，原来学工科的他自学通过了法律系本科，并通过了真正的MBA课程，在很多人头疼的英语方面，张丰可以很流利的和老外交谈，其卓越的谈吐和不凡的见识让很多来公司的外国人也赞叹不一。

门轻轻一推就开了，这是一个标准的董事长办公室，宽大的空间，黑色的花岗岩地面，很少有人用这种颜色的花岗岩做地面的，这是张丰的意思，他觉得黑色就意味着庄重和严肃，这样，那些老资格的人进入了这个房间，自然会感到压抑和不自在，这也是给很多不服气他的人的一个下马威。

自从坐上了这个位置，张丰每天真可以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八个形容自己的心情，可是也只有这样，从小就不愿意服输的张丰才觉得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

除了这样的地面，整个房间显得整齐乾净，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一排书柜靠墙立着，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尤其显眼的是很多军事书籍，很多战史书籍和战略书籍摆满了满满的一层，显示着这位领导人是一位军事爱好者或者说是一位准军事专家。

书柜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是有一些医书放在书柜里，知道的人明白张丰出身医生世家，父亲和外公是很有名的中医，其他就是司空见惯的管理书籍，法规大全，和人际关系书籍。这一切都说明着这个领导人与众不同的一面。

书柜前是一张标准的老板办公桌，深褐色的桌面体现着庄重和威严，桌子上摆放着一台D E L L 电脑，宽大的液晶显示器会让很多爱好电脑的垂涎不已，电脑边是一面国旗，还有一些文具整齐的摆放着，除了这些，桌子上就什么也没有了，很多领导人桌子上堆的很高的文件这里却一张也没有，显得整个桌子乾乾净净的。

正对着书柜的是一排沙发，很普通的木质沙发，也许说是椅子更为贴切了，这是来人谈话的时候坐的。椅子的前面是一个小茶几，和椅子是一套的，除了这些，整个办公室显得空旷，简洁。

书柜的旁边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门，这个门里的故事发生的将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了，我们的张丰董事长就是在这里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女性，特别是我们美丽的办公室秘书：阿晴。

我们的男主人公张丰有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宽宽的额头，头发向后面梳理的很整齐，挺直的鼻梁，唯一的缺陷是两条眉毛太短，像2条黑黑的虫子爬在眼睛上。

阿晴曾经开玩笑的说：“这种眉毛象鬍子一样要修修才好看。”

而张丰却说：“这样的眉毛代表着很多的运气，是不可多得的好眉毛，不能动的。”

薄薄的嘴唇，显得张丰很刻薄的样子，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张丰确实是一个锱铢必较的人，很多得罪他的人最后都是没有什么很好的下场；而同时，张丰也是一个重情谊的人，他的朋友以及情人，包括下面的职工和干部很多人都是感激他的，在他们的心目里，张丰是一个好领导，不管他的个人行为如何，在对待职工和工作上，认真负责，温暖有加，是最好的解释。

现在我们的主人公躺在办公桌后面的躺椅上，皱着眉，好像很发愁的样子，看到阿晴进来，眼睛一亮，笑了。

「怎么了，张丰？」阿晴轻轻的问，没有人的时候，都是这样称呼的，「北京之行不顺利？」

「是，这次股票上市的事情，又无功而返了，北京的这些老爷们，简直是他妈的畜生，钱花到了，还不行。」想到了北京之行，张丰的眉头一跳，好像有什么事一样的。

「没事啊，张丰，只要功夫深，铁棍磨成针。」阿晴还是轻声的说着，走到了张丰的跟前，搂住了张丰的肩膀。

「铁棍？呵呵……想我的铁棍了吧？」张丰坏坏的笑了起来，「来，帮帮我。」

「哼，你这个坏蛋，到北京又不知道和谁混了，还要我来帮你。」阿晴说着话，但是跪了下来，把头低下来，吻到了张丰的裤裆里，纤纤的小手解开了张丰的拉链，呵呵，内裤已经涨的高高的了。

「来吧，宝贝！」张丰喃喃的说着，手伸向了阿晴的后背，解开了胸围的纽扣。

「不要在这里，好吗？」阿晴温柔的说着：
「到里面去。」

「好！」张丰站起来，一把把娇小的阿晴抱了起来，嘴唇紧紧的贴在一起，
「你知道我想你想的好厉害么，小骚货。」

阿晴已经开始娇喘连连，媚眼如丝，柔情万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张丰抱着阿晴，来到了，书柜边的小门，一下把门推开，这是一个不小的房间，同样很整洁，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不小的卫生间。

张丰和阿晴搂抱着摔向床，两个人的喘息声，充斥着房间，是整个屋子里散发出淫迷的味道。

「来，含着它，含着你的铁棒。」张丰喘着粗气说。

「嗯，啊，不要……」阿晴发出一声惊呼。

只听此拉一声，整个的衬衫被撕了下来，阿晴整个胸部暴露在空气之中，丰满的乳房由於刚才张丰已经揭开了钮扣，全部的就露了出来，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刺激，两个嫣红的乳头猛地挺立了起来，像是红红的樱桃盛开在洁白的荷花上。

张丰挺起身，被这耀眼的美色吸引的无法自制，扑了上去，吻到了阿晴的乳房，尽管已经和阿晴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可是每次看到这些，张丰还是不由自主的坚硬着，想马上插入阿晴湿湿的嫩逼里，张丰贪婪的吮吸着阿晴的乳房。

阿晴情不自禁的呻吟起来，「啊.....啊..... 你坏死了..... 不要咬了啊..... 我受不了了.....」

张丰没有理会，继续在阿晴白嫩的乳房上亲吻着，同时把手伸向了阿晴窄窄的o l裙，摸到了阿晴修长的大腿，把裙子掀了起来，抚摩着肉色的连裤袜，感觉滑滑的，柔顺极了。

张丰的手还在肆孽的活动着，感觉很湿了，「怎么敏感啊，我的宝贝？」

突然，阿晴又一声惊呼，「不要不要去。」

原来阿晴没有穿内裤，而且连裤袜的前面还是开了一个口的，张丰的手指伸进了阿晴的潮湿的秘洞里，摸到小小的豆豆，张丰开始揉捏着这个小小的肉芽。

阿晴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呻吟，「天啊..... 好痒..... 饶了我吧..... 张丰..... 快给我..... 我是你的啊、啊.....」

「不要那么大力，我受不了了……」

「小骚货，这些天有没有想我手淫，
嗯？！」

张丰嘴里说着粗鲁的语言，和平时的温文尔雅大相迥庭，只有这样张丰才觉得刺激觉得更加的坚硬。

「想了…… 我天天晚上想你…… 都要摸自己的骚逼…… 只有你才能给我高潮…… 啊…… 啊……，我来了…… 啊……」

阿晴发出长长的叹息声，一股股淫水猛的冲向张丰肆虐的手指，美丽的女秘书第一次高潮了。

「真没有想到，阿晴怎么敏感，怎么的不堪一击。」张丰心理充满了征服的得意。

「你坏死了，在北京和谁学的怎么厉害？」阿晴娇喘着问。

「没有啊，哪有时间啊！」张丰得意的回答：「你怎么不穿内裤，而且连裤袜剪开一个口子干什么？」

「坏蛋，还不是为了你方便啊！」阿晴嗲嗲的腻道。

这句话在瞬间又掀起了一层巨浪，张丰猛的一个翻身，把阿晴紧紧的压在身下，开始吻着阿晴的嘴唇，舌头纠缠着，互相吞咽着对方的口水，张丰七手八脚的把身上的衣物撕下来，紧紧的贴在阿晴的身体上，没有任何阻碍的，粗大的阳具进入了阿晴隐秘的私处。

「嗯…… 慢一点，痛！」阿晴娇叫着，「知道。」张丰感觉着自己的肉棒好像被什么东西紧紧的包围住，湿润的感觉就像泡在牛奶浴里，肉壁之间相互摩擦着。

阿晴虽然生过了孩子，但小屁还是很紧，肉棒插在里面很舒服，「可以动了么？」张丰温柔的问道，「嗯，好多了。」「那我开始了啊！」话没说完，张丰开始猛烈的抽送着，每一次都深深的插到里面，阿晴发出夹杂着痛苦和快乐的呻吟。

「好…… 舒服啊……」张丰嘶哑着叫道，每一次的抽送，阿晴的骚水都被带了出来，房间里更是弥漫了淫荡的气息。

「慢一些，好吗，我想好好感受你，好长时间没有了，真是很想你。」阿晴温柔的说。

听着胯下美人的倾诉，张丰不由自主的放慢了节奏，开始慢慢的进入，肉棒在淫水的滋润下，变得更加粗大，龟头红通通的，像巨大的蛇头张牙舞爪，张丰将阿晴的双腿分开举起来，把阿晴的小屁全部暴露出来，多么美的景像。小小的洞口残留着点点的淫水，由於充血的原因，肉芽显得鲜红可爱，本来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阴毛，被蹂躏得一塌糊涂。

由於双腿分开的很大，洞口被分开了，张丰站在床边，扶住阿晴的双腿，撕扯下阿晴还挂在双腿间的连裤袜，将阳具紧紧的抵住秘密的洞口，没有时间的等待，阳具又一次闯入美丽的屁屁。

这一次的动作轻柔而体贴，肉棒紧紧的贴着肉洞的下方插了进去，由於淫水的滋润，秘洞显得潮湿温暖，阳具像探险的一页小舟，慢慢游弋在佈满石钟乳的石洞里，唯一不同的是这艘小舟粗大坚硬，把石壁上的石钟乳一个一个顶开，直捣石洞的深处，阿晴发出满意的叹息声。

张丰开始慢慢的进入，又慢慢的抽出来，双手把阿晴的腿分开很大，每一次进入都充实的进入屁屁的深处，感觉着秘洞的紧缩和刺激，每一次的插入都使阿晴发出欲仙欲死的呻吟声。肉棒变得更加坚挺和粗大，张丰觉得有点激动了，遂

放慢节奏，开始玩弄九浅一深的把戏，把阳具抽到洞口，再轻轻的插进去一点，让阳具磨蹭着阿晴柔嫩的阴蒂，激发阿晴内心淫荡的欲望，不久再深深的插入，使肉与肉之间的密切接触更加彻底。

随着动作的不断加快，阿晴的呻吟也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遏止：「哦……啊……舒服极了，张丰我……爱死你了……你干得我要死了……」同样张丰的身体也渐渐进入了高潮的状态，张丰猛烈的撞击着阿晴的嫩穴，阳具每一次都带出来很多的淫水，床单都湿了一片。

阿晴在快乐的过程中双手紧紧的抓住床单，张丰放下阿晴的双腿，一下趴在阿晴的身上，叫道：「阿晴，抱住我，快！」阿晴双手环抱着张丰的腰部，努力的把臀部向上抬着，配合着张丰的撞击，终于两个人同时发出快乐的呻吟。

阿晴修长的双腿猛的一伸，整个身体向后一仰，美丽的双乳战抖着，乌黑的秀发像瀑布一样披散了下去，张丰也疲惫的趴在阿晴的身上，懒懒的不愿动弹。过了一会，才从阿晴的身上离开，躺在一边，同时抚摩着美丽少妇的丰满乳房。

浊白的精液从阿晴鲜红的嫩比里流了出来，两个人什么话也没说，静静的躺

着，享受这疯狂后的宁静，两个人都知道，片刻之后就要分手了，虽然都舍不得对方，但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门轻轻的开了，阿晴像小猫一样从门里面钻出来，如果真是猫的话，也是一只发过春的雌猫，走廊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阿晴整了整衣服，向外面走去。

当阿晴走过以后，旁边的门也轻轻的打开，一双恶毒和色迷迷的眼睛盯着阿晴的背影，一个半老的秃头咽了一下口水，缩了回去。

第二篇 阿晴和张丰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下午，例行的总经理办公会议，与会的是公司的主要领导，副总经理李钟，公司副书记孔项云，董事会秘书陈正，还有另外两个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

在会上，张丰通报了北京之行的情况以及证券委的会议纪要，「这次北京之行，总体上说是不成功的。」张丰说道，「为什么这样说？现在证券委的人和以

前不一样了，以前只要钱，要股权，要房子，要车子，现在这种方式虽然表面上禁止了，但是实际上，是变本加厉。」张丰加重了语气。

「要的方式更加荫蔽，各位，我们是国有企业，还好有个监管，我花每一分钱都是有帐可查，要是股票上市了，还好说，要是股票无法上市，钱花了出去，打了水漂的话，我会死无葬身之地。我在这里给各位打个招呼，为了股票上市，我是义无反顾的了，这么大的企业，这么多的人，都要吃饭，没有发展，没有新的利润增长点，只有死路一条，我是豁出去了，但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的私利，置全公司二千多职工的生死存亡不顾的，到别的地方举报我，或者什么的，到时候别怪我翻脸无情。」

张丰停顿了一下，换了个语气：「实际上，要是股票能顺利上市，在座的各位都将拥有很多的原始股了，对大家都是好事，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

「现在，就目前的情况说明一下，」张丰顿了一顿：「小陈和我一起去的，你说说吧！」董事会秘书陈正是一个28岁左右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黑黑的头发，看起来很漂亮的男士，写的一笔好文章，

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才子，也是
张丰的心腹之一，同时还是阿晴妹妹的男朋友。

「现在问题就出在证券委负责我公司资格审
查的环节，总在关联交易问题上
对我公司提供的报表和文件上指指点点，现在所
有的国企上市都有关联交易的问题，关键是证券委负责我地区部门的支持和我们
地方政府的帮助。」

「这里我插一句，」张丰打断了说话：「地
方政府的事情，是需要市领导的
直接支持，我一会去市政府找一下负责工业的刘
市长，让他陪我一起去省里，找
省领导出面和我一起去北京。我不在的时候，市
里相关单位的情况就由孔书记负
责跑一下。」

「关于报表的问题，还是财务部门要抓紧一
下，和发行商海通证券的好好想
想如何解决关联交易的问题，这个事，王总你主
抓一下，有些地方能改的就改，
不要拘泥于细节末梢。小陈你接着说。」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公司在北京缺少
必要的办公人员，需要一些人专
门跑各部委，原来北京办事处的房子太小也没有
车，需要大家考虑如何解决。」

「这件事，张总和我谈过了。」孔书记接着说，这是一位50开外的老人，精瘦精瘦的，但是很有精神的样子，看起来也很正直：「公司准备在北京重新买一间房子，价格200多万，地点离证券委不远，另外准备再买两部车，一部是奔驰，一部林肯，也要200万左右，一部车给去北京公干的同志，另一部是给证券委的，以后要是上市了，就留在北京，借给他们用了。」

「另外，我考虑成立一个上市委员会，由市里刘市长牵头，我是副手，小陈跟着我，另外从相关地方调些人，全部负责上市工作，人选由孔书记和李总定一下，人不要多，要会外语，会电脑，会交际，会喝酒。」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出了声。会议室紧张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起来。大家都说了部下谁能喝，谁谁不行。

「我提议让秘书处的谢小晴去。」说话的是副总经理李钟，大家一下子都不说话了，气氛变得很尴尬，为了缓解大家的压力。李钟故作神秘的说：「你们不知道，谢小姐酒精免疫，对不对？小陈。」

陈正显然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会问到自己的身上，刚想说什么，就被李总打

断了：「不要打掩护了，她不就是你未来的大姨子么，为企业考虑。」一顶大帽子戴在头上，小陈脸红了喃喃的说：「不是这样的。」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也知道小谢能喝，就这样决定吧！」孔书记开口了：「另外，有个女同志也好一些，很多场合，别人都带着女同事，没有一个女的相陪，也不是办法。」

张丰眉头皱了一下，今天为什么老李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是拍马屁还是有什
么其他的目的，这个老李一直是和我作对的，为什么故意讲这些？沉思了一会，什么话也没有说。

会议开了很久，讨论了上市办的人员组成和机构的设置，还有北京购房购车的手续和方式。

与此同时，阿晴也离开了公司，回到自己的小家，丈夫贺新已经开始忙着烧饭做菜了。贺新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工程师，公司的机械动力处的主任工程师，大学学历，戴着一幅眼镜，看上去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的样子。

「妈妈！」阿晴7岁的女儿叫着从卧室里出来，这是一个可爱的小丫头，聪

明伶俐，漂亮可爱，学习也很好，是夫妻俩的宝贝。看到丈夫忙碌的样子和女儿可爱的神情，阿晴心头一颤，转念之间觉得自己的卑鄙和无耻，一想到这些，又想起了张丰，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是3年前的事了，那时候阿晴还是公司下面分厂的一名普通的倒班工人，说起来阿晴是正规的师范大专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公司的中学里任职教英语，但由於主管学校的校长一直垂涎於阿晴的美貌，开始使用拉拢的手段想把阿晴弄到手，结果没有成功。后来藉机报复，趁总公司发文清理单位多余人员的时候，把阿晴发配到精镗车间做了一个普通的操作工。也是想阿晴求助於他，然后得其所为。

那时候，张丰还是总调度室的主任，也是不小的官了，每天都是很认真的巡视每一处现场，每一个重要岗位，结果抓住了阿晴。

也是二人有缘，那一天，阿晴的女儿蓓蓓生病了，夜里没有睡好，白天小贺带着蓓蓓去了医院，阿晴在单位无精打采的样子引起了班长的注意，班长是一个很好的老大姐，看阿晴很疲惫的样子，也是心疼这个漂亮的少妇，就劝阿晴到岗位最偏僻的地方，睡一会。结果，被张丰抓住了

睡岗，在化工行业，睡岗是最可怕的毛病，稍有不慎，就将酿成大祸。

结果可想而知，阿晴下岗3个月，尤其让阿晴不可忍受的是班长也受到了牵连，同时下岗，这对于家里环境不好的班长来说是一个打击，为了班长，阿晴直接找到了张丰，在调度主任的办公室里开始直接的交锋。

张丰这才认认真真的注意到美丽的阿晴，那时候阿晴穿着普通的工作装，但是挺挺的乳房把衣服撑的高高的，长长的头发盘在脑后，生气的样子尤其好看，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张丰一下子就呆着了。

同样的，阿晴也被这个好看的男人吸引了瞬间，但很快就直接进入了正题，为什么要处罚班长：「没有什么可说的，纵容睡岗就是同样的错误，犯错误必须为自己承担责任。」张丰一口就回答了全部问题，然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静静的看着阿晴。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担心班长受罚，也许是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也许是想到女儿生病好没好，阿晴不由自主的流下了泪水。

张丰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阿晴在流泪，一瞬间，好像自己的心被揪了一下，好想把这个可爱的女人搂在自己的怀里，好好的安慰和呵护，但是张丰没有动。

阿晴一个人抽泣了一会，打开门走了，连句话也没说。阿晴走了以后，张丰一个人在办公室呆呆的傻坐了好长时间，然后才出门开车回家。

阿晴回到了家，丈夫小贺和女儿蓓蓓还没回来，等了半天还没回来，阿晴急了，连忙来到路口，想坐车去医院看看。

正好张丰开着车从路口经过，看到阿晴焦急等车的样子，就停下车让阿晴上来，刚开始阿晴没有同意，后来想了想，也就上车了。

一路无话，张丰什么也没说，只是问到什么地方，阿晴也没说话，车到了医院，阿晴下车的时候，对张丰说了一声谢谢，再见就走了。这一句话，让张丰快乐了很久。

从此以后，张丰就知道了阿晴的全部故事，关注着这个美丽的少妇，同时想好好的爱她一次，利用手里的权力，轻而易举，阿晴的丈夫进入了公司的机械动

力处，没有任何人怀疑什么，不多久阿晴岗位的班长也调任了车间的工会主席，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阿晴凭着女人的直觉知道是张丰干的，同时在心里也产生了好感。

也许上天是要故意成就两个人的好事，不久以后，小贺的妹妹在山东要结婚了，小贺工作太忙走不掉，正好阿晴代表。同时，张丰要到山东胜利油田公干，两个人在火车站不期而遇，由於丈夫在身边，阿晴什么也没有说，都是同事的关系，小贺也认识张丰。

「你，张主任，你怎么来了？」小贺问道。

「我去山东出差，你呢？」看着漂亮的少妇，张丰魂都飞了。

「我送我夫人去胜利油田，我妹妹结婚。」

「那我们同路啊，呵呵！」张丰按捺不住的高兴。

「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夫人，她有点晕车的。」

「没关系，都是同事。」张丰答道。

「那谢谢你了！」小贺高兴的说。

上车后，张丰找到了阿晴，问道：「办个卧铺吧，好吗？」阿晴鬼使神差的跟着张丰来到了他的卧铺车厢，张丰的卧铺只有他一个人，阿晴坐在了对面的座位上，看着这个男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全身一阵阵的颤栗，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了？谢小姐。」张丰关心的问：「晕车了么？」

「没什么。我累了。」阿晴遏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和不安，轻轻回答道。这个男人才是我生命中的男人啊，阿晴想着，虽然丈夫对自己一向很好，可是总是觉得生活缺少什么，没有激情的岁月，就这样让自己慢慢的老掉，直到死去也是这样么。

张丰轻轻的坐在阿晴的身边，看着这个尤物，心里一阵阵的激动，从阿晴的眼里可以看出对自己的感情，这让在公司里忍气吞声奋斗很长时间的男人觉得一丝丝的温暖，两个人都沉默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窗外火车飞驰着，一排排的村庄和农田像流星一样滑过，天渐渐黑了，两个人谁也没有吃饭，都呆呆的想着自己的事情。

突然，火车一阵激烈的碰撞声，阿晴吓的一抖，火车开进了隧道里，很自然的，张丰搂住阿晴。两个人紧紧的抱着，互相亲吻着对方的脸颊，都感受着对方无尽的爱，泪水从阿晴的脸上滑了下来，张丰温柔的吻着阿晴柔软的嘴唇，喃喃的说道：「我爱你，晴。」阿晴激烈的回应着张丰的吻，就像怕张丰马上失去一样。

火车开出了隧道，虽然天已黑了，张丰和阿晴还是分了开来，阿晴雪白的脸颊绯红绯红，胸脯激动的一起一伏，丰满的乳房一上一下，看得张丰不由自主的硬了起来。

「我们吃饭吧！」张丰冷静了一下，阿晴羞涩的说：「好，我补下妆。」阿晴站了起来拿下自己的小包，开始补妆，张丰的手环绕着阿晴的纤腰，一点一点的摸索着，阿晴扭了一下：「痒！」

张丰无法再控制自己，一下把阿晴的衬衫从裙子里拉出来，双手猛地伸了进去，抓住了阿晴丰满的双乳：「啊，不要，有人啊，等一会……」阿晴反抗着，抓着张丰的手向下拉，结果没拉下来，被张丰一把抱在怀里，既然如此，阿晴不再反抗了，开始体会这生命中第二个男人的粗暴。

火车还在不停的颠簸着，车厢里忽明忽暗，张丰搂着阿晴，双手熟练地揭开了阿晴的胸罩，34C的饱满乳房一下子弹了出来，张丰把阿晴抱在身上，指头慢慢的捏着阿晴的乳头，阿晴嫣红的小樱桃早已挺立，阿晴已是全身无力，任人摆佈，只觉得坐在一个硬硬的东西上，阿晴是过来人了，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的男根是这样的粗大和坚硬。

张丰掀开阿晴的衬衫，吻到她的后背，刚长出来的鬍子扎得阿晴浑身发痒，同时张丰的手在前面慢慢的揉捏，阿晴的双乳柔软而光滑，每一处皮肤都是玲珑有致，张丰的手轻柔的滑过每一寸皮肤。阿晴一阵阵的颤栗着，没有想到这个才见了几面的男人能带给自己这样的奇特感受。自己的内裤已经开始湿了，小穴里有了丝丝的感觉。自己怎么变得那么敏感，淫荡？

张丰把阿晴转过身来，搂抱着面对面的看着，阿晴双腿跨坐在张丰的腿上，又一次好好的看着这个男人。

「我想插进去，阿晴。」晴天霹雳般的一句话，阿晴虽然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可是没想到会是这么的直接和裸露。

「在..... 在这里不行.....」话里带着颤音，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渴望。

「行！怎么不行？」张丰加重了语气，同时双手加快了动作，并低下头吻到了阿晴敞开的乳房上，牙齿轻轻的咬着嫩红的奶头，一下轻一下重，阿晴不由自主的快乐起来，下身的水流得更多了。

「太刺激了！」阿晴心想道，一边就是别人，一边和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亲热，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张丰已经解开了自己的长裤拉链，把自己的阳具解放了出来，紧紧的抵住了阿晴的内裤，当感觉到它的时候，阿晴早已浑身酥软，水流不止。

火车吼叫着钻入隧道，小弟弟也透过掀开一角的内裤，进入了梦想的天地，阿晴被张丰的大胆和放肆弄得全无反抗之力。阿晴的水已经流了很多，张丰的阳根虽然斜了一点，也很轻松的插了进去，阿晴感觉着自己的小屁好像被撕开了一样，大大的阳根一下子洞穿了少妇的水帘洞，同时也洞穿了少妇的心。

火车颠簸着，张丰的阳根在阿晴的身体里上下的窜动，阿晴一阵阵的高潮，一阵阵的快乐，整个身体就像被放在蹦床上一样，张丰结实的膀臂搂着阿晴平坦

的腹部，一阵阵的撞击，一阵阵的酥麻，觉得好像是在天堂一样。

肉与肉的接触越来越快，阿晴发出无法掩饰的声音，张丰猛地吻住了阿晴的嘴唇，同时加快了动作的节奏，感受肉棒在阿晴紧密的骚比里无法遏制的愉悦，粗大的阳根一次次的抵到阿晴的小洞深处，阿晴一阵阵颤栗，猛地一伸腿，一股清凉的淫水喷向张丰的龟头，张丰也无法抑止的，马眼一松，腰部一直，浓浓的精液射进阿晴娇嫩的小穴里，发出快乐的叹息声。

结束了，阿晴生气的整理了一下衣服，站起来对张丰说：「你太过份了！」张丰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下子懵了。

一夜，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也都没有睡着，一直在床上翻来伏去的，还是张丰先开的口：「阿晴，我真的是爱你，你不要怪我。」

「我不怪你，我怪我自己。」阿晴柔柔的说。

听着柔骨美人这样的说法，张丰真是无地自容。张丰轻轻的来到阿晴身边，对阿晴说：「相信我，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

「没有以后了，这是最后一次。」阿晴的声音尽管很轻柔，但是很坚决。张丰的头懵的一下就大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起床梳洗，张丰一夜没睡，双眼红通通的，来到洗脸池旁一个人愣愣的发呆，这时，来了一个小伙子，半开玩笑的说：「老兄，水都放完了。」张丰一下子跳了起来：「水放完了怎么的，我他妈高兴，管你什么事！」

小伙子也不是一善类，一口就回了过来：「你丫怎么回事，我操你妈了？丫的，欠揍吧，你丫的！」

「我看你欠揍！」张丰一拳就捣了过去，小伙子的鼻子一下就出血了，没想到小伙子不是一个人，一下子又窜出来两个，围着张丰拳打脚踢，张丰亏得一直锻炼身体，没有吃太大的亏。很多人围观，阿晴挤进来，忙着拉架，这时，列车员也来了，总算把人拉开，乘警把几个人都叫道了列车员休息室，批评教育，好长时间才出来。

看到张丰嘴角还有血的样子，阿晴心疼极了，默默无言的给张丰端来吃掉，看着张丰吃掉，然后嗔怪的说：「多大的人了，还这样！」

「不都是为了你么！」张丰没好气的说。阿晴柔柔的说：「好了好了，我不生气了，以后你要注意些。」听了这话，张丰快乐地蹦了起来，像一个大孩子一样。

剩下的旅程短暂而充实，两个人都说着自己以前的故事，都好像是自己的初恋一样，这一刻，两个人都忘了自己都是结婚了的人，期待着列车永远不要停下来。

很快，张丰结束了预订的出差任务，没有回家，在预订的宾馆里等着阿晴的到来，一个人无聊的呆在大酒店里，发呆，想着阿晴丰满的肉体和迷人的小穴，胯下的肉棒竟然不由自主的硬了起来。

“铃……”电话响了，张丰拿起电话，很温柔的小姐的声音：“先生，要按摩么？”张丰听到这话，顿时性起，不免精虫上脑，欲火升腾，虽然在外面犯规不是第一回，可是象这次感觉那么强烈的要求还是首次。

张丰问道：“怎么按摩啊？”

“您说怎么按就怎么按啊，我很漂亮啊，要不要呢？”夹杂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好听而又性感。

张丰接着问：“在什么地方啊？”

“我到您的房间里来，好吗，老板？”

“好吧，快点吧。”

一会的功夫，房间的门铃响了，张丰打开门，一股香气扑鼻而来，一个个头高挑，美丽丰满的女孩子站在了门前，只见她个头有1.70左右，身材极好，双乳丰满，一条吊带裙子掩不住满膛春色，那两个奶子好像要从裙子里蹦出来，腰肢细软，盈盈一握，不敢想象，这么细的纤腰怎么能顶的起来那两个漂亮的肉球。

女孩子进屋后，很轻松的转了一圈，骄傲的问：“满意么？”

张丰带着欣赏的眼光挑剔的看着这个漂亮的女孩，虽然张丰在外面也不是没有玩过女人，但象这么出色的还真是很少看见，心里不禁暗暗的叹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做这行啊。”

“老板，你是先按摩还是？”女孩子被看得不好意思了，有些焦急的问。

“哦，你先洗澡吧，洗完以后再说。”张丰带着笑回答道，突然间，张丰不

想很快的干这个女孩子，他想好好享受一下这样的美人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小妹妹？”张丰看着姑娘问道。

“我叫海玲。”女孩子一边脱下裙子，一边回答道。只见她小手轻轻一扭，吊带裙子从身上滑了下来，粉色的蕾丝胸罩托着锋芒毕露的奶子，透过透明的胸罩，可以看见两个小小的奶头已经俏立，下身的粉色蕾丝内裤中间，芳草萋萋，一条小缝隐约可见。

海玲转过身，对张丰说：“可以帮我把衣脱了么？”

张丰没有动作，只是笑着回答道：“我喜欢看女孩子自己脱衣服，你知道吗。”

海玲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男人，以前的客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已扑了上来，兽欲大发了，哪还会在这里等。气氛变得有些尴尬，但是毕竟做了长时间的
小姐，海玲娇笑着说：“还是你坏，好啊，我让你好好看。”

海玲伸手从胸罩的前面把扣子解开，轰然一下，年轻女孩子的漂亮乳房出现在张丰面前，挺拔而丰满，和阿晴柔软略有下垂

的乳房有着本质的区别。嫣红的奶头挺立而骄傲，和她的主人一样的傲慢和自信。

看着张丰依然没有任何动作，海玲不禁咬了一下嘴唇，慢慢的蹲下，开始脱自己的内裤，姿态优雅的象一头小鹿。没有想到，漂亮的女孩子脱衣服都是一种美丽的事情。海玲灵巧的把内裤脱了下来，站在了张丰的跟前，笔直的小腿，雪白粉嫩的大腿。终于这只骄傲的小鹿剥得光光的站在猎人的面前，而此时，这个猎人的枪已经举了起来，准备发射了。

修长雪白的大腿根部，黑黑的毛发，修剪的不太整齐，可是比较的稀疏，双腿间嫣红的肉缝还是很紧的关闭着，不知怎么回事，海玲感到在这个男人的目光下，自己好像被洞穿一样，内心潜在的欲望不可遏止的升腾起来，脸就像酒烧过一样，下身也渐渐的湿了。肉缝竟然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欲望不知不觉的流了出来。

“不行，不能这样。”海玲心里想着，这样下去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是不是变态的啊，海玲有点儿怕了，但是又有一点想要的感觉，海玲犹豫了一下。自己抬起腿来，一个标准的踢腿过顶动作，

把右腿抬到了自己的头顶，“想看么，好好看看吧。”

这个动作出乎张丰的意料之外，只见眼前一片淫靡的景象，湿润的肉缝轻轻裂开，嫣红的肉豆在挑逗着张丰的视觉器官和神经中枢。肉缝中间的小小洞口越来越湿润。一切都还显示着这个女孩子的性经验不是很丰富，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的秘洞至少还没有多少人进去过。

张丰轻轻的走到海玲的身边，扶住海玲的长腿，低下头去吻到了海玲的秘洞深处，“啊……”也许是站得时间久了，或者说张丰的舌头象灵蛇一样伸到了海玲的深处，海玲一阵阵的颤抖，身子软了下来，倒在张丰的怀里。张丰把海玲放在了床上。

海玲不由自主的喘息着，张丰还在继续亲吻着海玲的逼逼，一边把海玲的双腿分开，一边舔吸着海玲的密处，张丰的舌头快速的逗弄着海玲的小豆豆，一边的咬着，一边用舌头伸进海玲逼逼的深处，也不知道为什么，张丰没有嫌弃海玲是一个小姐，竟然如此做下去，也许在张丰眼里，只有想爱的女人，没有下贱的娼妓。

张丰在舔吸的同时，双手抱紧海玲的臀部，向上托起，海玲也极力的抬起臀部，好让张丰的舌尖进入的更深，海玲做小姐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也有了一些经验，这样的男人同样是第一次遇到，内心的感受使自己的淫水象泄洪一样喷发出来。张丰满满的吸了一口。

张丰站起身，抱着了海玲，把嘴唇伸向海玲，海玲吻着张丰，一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自己的舌头，自己淫水的味道啊，海玲更兴奋了。

海玲不由分说的撕下了张丰的衬衣，又解开张丰的皮带，把张丰的长裤连着内裤一下脱了下去，巨大的阳具一下子伸向了天空。海玲张开樱桃小口，轻轻的舔着张丰的蛋蛋，张丰快乐的想要飞起来，海玲一边舔着一边问：“舒服么，哥哥？”

“舒服极了。”张丰得意的回答道。

海玲张开小嘴，把张丰的阳具全部吞了进去，一边的吞着，一边用舌头抵着张丰的马眼，张丰的阳具更加粗大，海玲好像都没有办法容纳一样，但是这个女孩子没有怨言的一进一出的吞咽着，用牙齿轻轻的咬着张丰的龟头，一下温柔一下体贴，张丰舒服的就想马上放出来，呼吸开始

急促起来，抱着海玲的头开始深
喉，张丰疯狂的动着，海玲也疯狂的回应，

张丰叫道：“我要出来了。”

海玲没有回答，继续吞咽着张丰的阳具，终于，张丰发出了一声叹息，一股浓浓的津液射进了海玲的嘴里。张董事长的第一次口爆就给了我们可爱的小姐，海玲。海玲温柔的笑道：“我喝掉它，可以么？”说完，就把张丰的子孙咽了下去。这个动作让张丰目瞪口呆

事毕，海玲温柔的躺在张丰的身边，抚摩着张丰健壮的胸膛，和张丰谈起自己走上这条路的经过。海玲是山大艺术系的学生，现在刚刚毕业，走上这条路纯属同一个寝室的女生带的结果，由于和男朋友分手，一气之下，又加上禁不起高消费的诱惑，开始自己的卖笑生涯，也是才出来做不久，就遇到了张丰。

张丰看着身边的女孩子说道：“你有本科的文凭，做这事，不觉得亏么。”

海玲笑了一下，“我不会做时间长的，而且我找客人是挑的。只要攒够了出国的钱，我就不会再干了。”

张丰沉默了一会，“那要是这样，我劝你不要呆在山东了，要去就去北京，

北京赚的更快，只有那样，你出头的日子才会更快的到来。”

“是么，也对啊，我也想出去看看了。”

躺了一会，海玲腻声说道：“哥，我再给你一次好么。”

“好啊，欢迎。”张丰心底也着实喜欢这个美人，刚才只是口爆，还没有插进去这个美人的逼逼，心里还是有些不甘。

海玲看着张丰胯下萎缩的阳根，转过身，趴在张丰的双腿之间开始舔吸，同时用奶子按摩着张丰的胸膛，撅起的臀部正好对着张丰的脸颊，小小的逼逼露水滴滴，张丰开始舔着海玲的嫩逼，舔得海玲一阵一阵的颤抖着。

海玲丰满的乳房在张丰的胸膛上慢慢的揉着，舌头在张丰的蛋蛋下面一点点的咬着，吸着，用丁香小舌在张丰的大腿根漫游，很快张丰的阳具又一次坚硬，紫红的龟头象鸡蛋一样升了起来，海玲的舌头在阳具的下方一下一下的舔着，舔得张丰心神俱碎。

张丰也没有闲着，双手在海玲的乳房上揉捏着，少女的乳房就是坚挺，张丰把玩着，感受这和自己妻子还有阿晴不一样的地方，想到了阿晴，张丰更是不可

遏制的坚硬，一下把海玲翻了下来，压在身下，不由分说的把阳具直接插进海玲水淋淋的小逼里，海玲感到逼里一下子充实了起来，发出一声快乐的喊声：“好硬啊。”

没有什么前奏，张丰跪坐在海玲的双腿上，用手撑着床沿，开始一进一出的抽送，海玲的小穴里湿的厉害，张丰进出的很轻松很得意，每一次的抽插都引起海玲的一声呻吟。

海玲的声音越来越大，滴滴的水珠顺着张丰的阳具滴落到床单上，由于这个姿式可以很容易的插到女性的G点，海玲被干的心里一阵阵的舒服，叫道：“好极了，哥哥，你干的舒服极了，我要死了啊……”双腿一伸，全身象抽筋一样的坍了下来。

张丰由于刚刚出火，现在欲火正旺，哪里容得海玲这个时候缴枪，不由分说的把海玲的双腿抬起，站在地上又是一轮猛攻，海玲嫩嫩的逼逼被插的向外翻转，阴唇向外大大的翻着，秘密的洞口随着阳具的进出全部显现在张丰的面前，张丰被眼前的情景刺激的更加激动，更是加快进程，每一次的深入浅出都让海玲欲仙欲死，发出少女特有的一声又一声的浪叫：“啊…… 好舒服，好厉害啊。”

张丰听着少女的叫床声，更加威猛，感觉到自己的肉棒被海玲的逼逼一下子咬住，每一次进入都好像穿越千山万水，真是舒服得无与伦比，真没有想到海玲的逼逼竟然是绝妙的好穴，这一次的插入真是不虚此行啊。

张丰看海玲实在是快乐的受不了了，也停了下来，让海玲翻过身来，跪在床上，让海玲的臀部对着自己，扑哧一声，一下子就轻松的插了进去，海玲刚刚从欢乐的边缘苏醒过来，又是一个强烈的刺激，竟然不由自主的大声呼叫起来：“啊，饶了我吧，我要死了啊，舒服死了。”

张丰站在地上，双手扶住海玲的纤腰，一边用力的插入，海玲也自动的把屁股向后撞击着，两个人都进入了疯狂的状态，享受着男女间最美好的性爱过程，淫水顺着张丰的阳根把地面流湿了一大片。

终于，张丰觉得要出精了，加快了动作，海玲也感觉到这一点，更加猛烈的向后动作，终于，张丰发射了全部的子弹，瘫软在海玲柔软的身体上，三次的高潮也把海玲整的全身无力。两个人昏昏睡去。

这一觉一直睡到天黑，两个人才慢慢醒来，张丰看着身边春睡刚醒的漂亮女孩子，不禁的好笑自己的荒唐，竟然和这个年轻

的女孩子有这样的激情，要不是
在外地，真不知道自己还会怎么对待她。

海玲也在看着这个成熟的男士，从来没有人
可以让海玲这样的疯狂和刺激，
虽然也做了一段时间小姐了，还是头一次这样舒
服。没想到这个男人这样厉害，
想到这里，自己的下身竟然不经意的抖了起来。

晚上，海玲还想留在这里，但是张丰恢复了
理智，没有说什么，只是说自己
还有事，然后拿出1000元给了海玲，海玲拿
着这些钱，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二话没有说，打开房门走了出去，走的时候，两
条腿都好像软了一样。

第二天，阿晴来到了张丰的宾馆，张丰看着
眼前的美人，慌忙的把阿晴接到
房间里，不知道为什么，张丰就是喜欢这个女
人，虽然张丰也是一个好渔色的男
人，但是对于阿晴来说，张丰真的是喜欢，没有
玩弄的意思。同样，阿晴对于张
丰，也是默默的爱着，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

“张丰，我要回去了，你呢？”阿晴柔柔的问
道。

“我也回去，我们一起。”张丰忙着说。

“还是我一个人走吧，一起不好。”阿晴还是
轻轻的说。不知道为什么，张

丰觉得阿晴的语气有些奇怪，和分手时候一点也不一样，有些冷冷的感觉。

也许女人就是这样，张丰也被阿晴的冷漠弄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同时也激起了心里的傲气，这个女人，真是的，于是也礼貌的说：“那好，我过几天再走。”听了这句话，阿晴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眼睛一红，低下头，向外走去。

看到心上人如此难过，张丰猛地扑了上去，搂住阿晴的小腰，轻轻的在阿晴的耳边说，“不要走好吗，阿晴，我真的喜欢你。”

这已经是张丰第三次说这句话了，每次听来都是不一样的感觉，阿晴感到自己的耳朵一下热了起来，竟然抽泣起来，“丰，这样做，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家庭啊。”

“有什么啊，谁说每个人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啊，这是不公平的啊，难道夫妻间就是占有么？难道我们就不能相爱么，你说什么啊。”张丰回答说。

“难道我们这样做对么？丰，这些天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你是男人，没有关系，我呢，我怎么办？”阿晴默默的流着眼泪。

“对，没有什么错，人一辈子只能爱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你爱我。不代表你不能爱你丈夫，我也是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快乐，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内心感受么？”

阿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流着眼泪，张丰的心象是被刀绞一样，走到阿晴身边，搂住了她，阿晴把头靠在张丰的肩膀上，感觉这几天所发的誓一下子云消雾散，再也无法狠心离开张丰了。

柔情蜜意，不再细表，只是无论张丰怎样做，阿晴就是不肯和张丰再发生关系，张丰同样知道，这个时候不可操之太急，这样着急的想得到她，只会使阿晴害怕的远离自己，只是亲亲嘴唇，吻吻耳朵，仅限于平常的小小性交流，就是这样，阿晴也总是欢娱的无法抑止，她感觉自己会永远的堕落下去。

回到公司以后，由于两个人的身份差距，张丰很难再次接触到阿晴，终于张丰等到了这一天。

这天，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张丰打电话给阿晴所在车间主任，要一份4月份的产量报告和消耗情况汇总，正好阿晴在旁边办公室坐着，结果，车间主任就把这件事交给了阿晴，听了这句话，阿晴竟然不

自主的激动起来，小别胜新婚，
阿晴突然觉得今天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前往张丰办公室的路上，阿晴的小穴竟然开始流水，阿晴感觉到自己的穴里就像什么东西在咬一样，想着在火车上的一幕，突然很想张丰再次的插入。

来到张丰的办公室，敲敲门，张丰冷漠的声音传出来：“进来，然后把门关上。”阿晴打开门，看着还低着头忙碌的张丰，觉得自己真的没有爱错人，这个男人就是一个热爱工作的狂人，有事业心的男人哪个女人不喜欢呢？

张丰抬起头来，愣住了，没有想到，竟然是阿晴来了，张丰简直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连忙满脸堆笑的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激动的站了起来，“你怎么来了？真好。”一时之间竟无法说话。

阿晴看着张丰，内心潜在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面红耳赤，感觉自己的乳房开始膨胀，小穴里水流的速度随着心跳开始加快，竟然想瘫软下来。

张丰一把把阿晴抱住，吻到了阿晴的嘴唇，舌头轻易的进入了少妇湿润的嘴里，阿晴娇喘着，“别，有人，门没关好。”张丰只好放开阿晴，把门关紧，回

过头来，看着阿晴，已经媚眼如丝，喘息连连了。

张丰反手搂着阿晴，不让阿晴滑倒，继续亲吻着阿晴柔柔的嘴唇，感受着少妇成熟的丰韵，阿晴也放弃了矜持，开始放纵自己，两人的舌头在互相搅拌着。

张丰贪婪的吮吸着阿晴的丁香软舌，终于可以认认真真的享受这个美人了，张丰很激动，开始亲吻阿晴的耳朵。阿晴早已欲火焚身，不可控制，当张丰的牙齿咬着阿晴耳朵的时候，阿晴已经开始叹息。没有想到，原来自己的耳朵也是敏感地带啊，和自己丈夫做的时候却总是找不到感觉，张丰真是自己命里的克星么。

张丰的双手顺着阿晴的工作服摸了上去，摸着少妇光滑饱满的后背，没有一点点的赘肉，线条还是那样的笔直。

轻轻的张丰就把胸罩的扣子打开，阿晴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张丰从背后感触着阿晴的乳房，少妇的乳房丰满而柔软，小小的奶头茁壮挺立，张丰用自己的手指捏着，同时紧紧的贴住阿晴，粗大的阳根抵住阿晴漂亮的屁股，张丰的另一只手，顺着乳房向下摸去。平坦的腹部结实而有弹

性，张丰的大手，使劲的揉着阿晴的腹部，直接顺着阿晴的裤子伸了进去。

隔着阿晴的内裤，张丰感觉自己的手一片湿润，轻轻的在阿晴的耳朵边说：“怎么湿的这么厉害啊，阿晴。”阿晴完全沉迷于张丰的蹂躏之中，全然不知道张丰在说什么，只是被动的接受来自张丰的爱抚。

张丰趁阿晴不注意的时候，解开了阿晴的长裤，阿晴觉得自己的腿一凉，长裤顺着修长笔直的大腿落了下去，张丰低下头，想着，这次一定要让阿晴真正的臣服于自己，只有给她最美好的性爱。

张丰不顾阿晴的轻微反抗，把阿晴面对着办公桌放趴下，自己则蹲下，开始亲吻阿晴结实的屁股，阿晴轻声的惊呼：“不要，那儿脏。”

“不脏，我喜欢看你的屁股。”听着张丰粗鲁的话语，阿晴觉得特别的刺激，和自己丈夫从来没有的感受。

张丰的手在阿晴的小穴前慢慢的摸着，用手指卷着阿晴的毛毛，不时调皮的向那里插进去，阿晴现在就象待宰的羔羊，任人宰割。张丰顺着阿晴臀部亲着，阿晴浑圆的屁股雪白粉嫩，中国女人很少有这样

好看的臀部，就像一个真正的苹果，张丰的舌头沿着阿晴的屁股缝向下亲着。阿晴战抖着，淫水一滴滴的流了出来，张丰把阿晴的双腿轻轻的分开，少妇粉嫩柔软的小逼突了出来。

每一个从后面看过的男人都知道，女人背对着自己是一种最刺激最美好的享受，由于小穴夹在中间，特别是女人的身子低下来的时候，整个小穴全部突出。

阿晴两片柔柔的花瓣全部开放，鲜嫩的花蕊让张丰垂涎欲滴，张丰开始舔着阿晴的花瓣，一边的舔吸，一边用舌头调皮的逗着阿晴敏感的G点。这时候的阿晴早已浑身瘫软，内心只想着让张丰快点插进去，但是原来的矜持和害怕毕竟还存在，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张丰没有急于进攻，他知道象阿晴这样的女人只有慢火才能享受到性的快乐，张丰前后夹攻，阿晴急于让张丰插入，开始扭动身体，张丰的手指在阿晴的阴道里开始抽送，阿晴的小穴猛的进入了异物，觉得好受了些。张丰的手指一边抽送，一边摩擦着阿晴小逼的褶子，阿晴的淫水不可抑止的顺着张丰的手指流出来。

张丰的舌头开始舔吸阿晴的菊门，阿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只觉得腿一软，阴道里一阵的痉挛，汹涌的潮水喷射而出，张丰的手指感到丝丝的酥麻，原来这样就可以让阿晴高潮啊。

张丰看着阿晴高潮时淫荡的样子，迫不及待的将自己的裤子脱下，一下就把阳具插进了阿晴的小逼里，张丰轻声问阿晴：“里面好烫啊，真舒服，你呢？”阿晴欲语还羞，点点头，看着阿晴的动作，张丰忍不住开始冲撞起来，每一次抽出来后都用力的插进去，深深的插到阿晴的小逼深处，阿晴也跟随着张丰的深插浅抽开始淫荡的向后回应着，浑圆的臀部扭动着，摇晃着。

张丰每一次的插入都顺着阿晴的G点顺流而下，进入紧密满水的秘洞，抽出来时又沿着光滑的臀缝。这种美好的感觉让张丰乐不可支。

阿晴这是第二次和张丰做爱。第一次在火车上的激情匆忙而紧张，这一次却是紧张而充实，当张丰插入的时候，小穴涨涨的，张丰的肉棒在小穴里左冲右突，自己阴道里那种密切接触的感觉，带给自己全新的性爱滋味。当张丰抽出去的时候，小穴里就像一下少了什么东西一样，就

急切的想回到刚才的充实感，于是不由自主的把屁股向后延伸。

张丰越干越快，阿晴回应的动作也越来越快，阿晴觉得自己好像要飞起来一样，自己的小洞里产生一股极强的吸力，吸着张丰的阳具，使张丰每一次抽出来都遇到了阻碍，张丰也知道自己快到了尽头，更加的卖力。

阿晴的花心一酸，洪水又一次的爆发，同时张丰也进入了最后关头，觉得自己的肉棒一下子被阿晴的小逼咬住。无法后退一点，精液无法控制的喷射出来，射进了阿晴的花心里，而此时，阿晴觉得就好像要尿尿一样，身体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又是一大股的液体汹涌而致，整个的身体瘫软在办公桌上，不停的喘息，没有一丝的力气。

第四章 市长的烦心事

终于将第四部写了出来，拖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加了一点 s m 的情节，很淡的 s m，另外，各位喜欢看的国企的腐败和内幕将在以后慢慢的写出来，不会一

下子摆在大家面前的，我既然要写，就像写多一些，请大家耐心。

希望大家喜欢，另外再烦请大大给排版一下。

以后不久，阿晴就被调到了公司的秘书处，再过一段时间，张丰也如愿以偿的做到了董事长的位置上，两个人的交往越来越密，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了这回事，可天底下象夫妻有外心这件事，往往是受害者最后知道真像，加上阿晴的丈夫小贺也是一个只知道工作的人，对妻子的变化确实没有任何感觉，只是觉得自己的妻子越来越漂亮，由于内心的羞愧感，阿晴对小贺也极好。床底之间百般温柔，小贺也如鱼得水，乐不思它。

此时此刻，张丰正带着陈正前往市政府，准备找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刘德财，刘德财，46岁，辽宁省人，不学无术，专营有方，原是一国企普通职员，机遇巧合，老婆娘家在文革中对一受迫害之领导照顾有加，文革结束，该领导重掌职权，有报恩之因素，有提拔之苦心，有教导之念头，在回省视差之时，去落难之处感谢老人，然，刘德财被视之为心腹，省市领

导忙提拔重用。一步登天，刘德财平步青云，也是中华官文化之笑谈。

刘德财很快就由一名普通职员提拔到管理岗位，恰逢改革开放之大好局面，正是各种物品供不应求的时候，该企业也正好趁着东风发展火爆了一番，同时刘德财也利用这个机会，成为省市的人大代表和领导关注对象，而此时的这位首长又恰逢接见代表团，和刘德财亲切握手。刘德财抓住机会，将相片放大至N寸，“N趋向于无穷大”，效仿不韦，悬于金门，又是一千古奇谈。

刘德财虽然学无所出，但不是笨人，知道在企业不是长久之计，趁东风调往市政府任轻工业局副局长。很快经济危机来临，很多国有企业无法维持，领导们慧眼识英雄，疾风知劲草，让刘德财临危受命，盘活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结果刘德财在位不贪不拿，就是一味的送钱给政府。

例如，市里组织某某节，别的企业领导都是说难，可刘厂长不顾工人无法开资，一下拿出100万捐献，明为捐献，实为变相买官，手段之恶劣，行为之卑鄙，令人齿冷。很快该企业破产，几千人下岗待业，无人过问，刘德财则换一个地方继续当厂长。

如此者三，一个个还能维持的企业一到了刘德财手里，就只有破产二字，但是，刘德财也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全市人民送其美名“破产市长”，可就是这个破产市长，也有烦心事在心中萦绕不去，正是犯愁时候，张丰来访。

张丰对于这个市长是没有什么好感，一方面，刘德财确实没有什么水平，只是靠裙带关系和处事手段做到这个位置，另外，在张丰提拔之时，横空出击，对张丰大放豪词，险些断送了张丰的大好前程，所以张丰上台后，大肆拉拢，钱也送了不少，终于，刘市长将张丰视为自己人，也成为了张丰的一例棋子。

“怎么了，刘市长，什么事让你这样烦心？”张丰问道。

“还不是我那丫头，快20岁了，学习也不成，工作也不愿意干，只知道化妆描眉，闲着没事就上网聊天，前几天还要到外地见什么网友，要不是我发现的早，就走掉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于孩子，不管好人坏人，大多数都是为孩子好，没有杀人犯想儿子子承父业，卖淫女想女担母职，天下竭是同理。作为市长也是如此。

刘德财的女儿虽然学习很差，但是相貌尚可，张丰见过，身材也及其漂亮，但只是一面之缘，对此，也无可奈何，按说老爸是市长，女儿只要有个差不多，工作也没问题，婚姻大事也没问题，可就是不争气，本来安排到银行上班，可惜技校学历，实在无法胜任工作，没有办法，只好又调到市委打字室，没想到打字工作没干好，聊天上网倒是一流好手，一笔微软拼音打的如火如荼，正是，“落字与口水齐飞，键盘共鼠标一色”“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网友鸣啾啾”。

“没有办法，这个孩子，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刘德财问道。

“刘市长，是这样的，我们公司股票上市的事情，需要省市领导支持一下，我想麻烦您一下，帮我们跑一趟北京证监会。”张丰小心翼翼的陪笑说道。

“这个问题嘛，省市领导当然是要支持的了，你们公司上市，对于我们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但是……”

正说道这里，听到外面传来说话声，“刘小姐，刘市长在和别人谈话，暂时不能进去！”是市长秘书王飞的声音。

“是刘婷么，小王，让她进来！”刘德财回答道。

随着女性高跟鞋的声音，刘德财的女儿刘婷带着一股香风走了进来，这是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姑娘，身材苗条，腰细乳丰，眉眼如画，虽不算什么特别漂亮的美人，但是一股媚劲让人看了也想入非非。看到张丰，刘婷因为见过面，点了点头，好像要和爸爸说什么，看见有人，没有说出来。

张丰看到这个样子，忙起身告辞，刘德财也没有挽留，只是说，“你等我电话。小王，替我送一下张总！”

秘书王飞把外面的门带上，带着张丰和陈正一起离开了市政府。

刘婷来到爸爸房间里，发起了小姐脾气。

“为什么不让我去北京，我要去！”

“你去北京干什么啊，小婷，爸爸知道你去那里见什么网友，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婷婷啊，你能不能好好看看书，毕竟你还得有个文凭，电大要考试了，另外好好工作，爸爸妈妈不都是为了你么！”刘德财苦口婆心的说道，“还有，你

看看你交的那些狐朋狗友，一天到晚就知道上网聊天，喝酒泡吧，有几个能有出息的！”

“我不管，你怎么不给我介绍啊，对了，爸，刚才，那个石化的张丰来干什么啊？”

“他们公司股票上市的事情，需要政府出面协调一下……”

“看样子就是要你帮忙，那样，”刘婷噘嘴说道：“对了，他那个秘书叫什么名字啊，爸爸，你帮我问问看，好吗？”

突然刘婷冒出这么一句话，让刘德财一下愣住了，难道女儿看上了他？

说实话，陈正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小伙子，而且长相不凡，天庭饱满，骨骼清奇，是当领导的好料子，另外学历很好，也能配的上我女儿，更关键的是，这个小伙子为人看来很稳重踏实，应该能够管住这个丫头，好事。想到这里，刘德财嘴角流出了一点笑意。

“你笑什么啊？”刘婷嗔道。

刘德财当然不会把心里的事说出去，只是笑着说：“没什么，我看这个小伙子很好，要是能够帮你补习一下中文就好了！”

听到爸爸这么一说，刘婷眉开眼笑，忙接道：“好，爸爸，你不如让他给我补习一下语文好了，听说他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才子啊！”

此时，张丰和陈正坐在车里，正在讨论如何和政监会的关键人物打交道的事情，陈正说道：“张总，我觉得要想把股票搞上市，仅仅依靠钱是办不到的，必须能够抓住对方的弱点，或者说对方的要害。”

“是啊，小陈，你以为我不知道么，政监会里有色鬼，要是能把这点搞定，很多事情都很好办，但是，难啊！”

“一旦出事，没有人会给我们扛着的，到时候等着我们的就是牢狱之灾！”
张丰因为车里没有别人，和心腹说起了贴心话。

“能不能通过别的渠道解决这个事情，例如和我们公司无关的单位。”

“这点我也在考虑之中，等我想想万全之策吧！”张丰眯着眼睛，开始考虑起来，过了一会，张丰睁开眼，说道，“对了，小陈，你准备什么时候和小谢结婚啊！”

陈正没想到，张丰会问这个问题，过了一会，答道：“还不知道，房子还没

有装修好，总是晓虹一个人忙，也慢的很，估计再过一段时间！”

“你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回家吧，看样子小谢也要怪我了！”张丰开了个玩笑，“过不几天，你还得跟我跑北京啊，你们先聚聚吧！”

车子在张丰的楼下停住了，张丰上了楼，看看手表，4点多了，女儿也该放学了，自己打开房门，轻轻的走到女儿的房间，看着女儿带着耳机一动不动的坐在书桌前，跑到后面，猛的一下蒙上女儿乐乐的眼睛。

小姑娘一下大叫起来：“爸爸，你回来了啊”

这是一个高二的女学生，纤小美丽，两只眼睛大大的，透着调皮的样子，一把抱住了张丰，女孩子已经开始发育了，小小的乳房已经婷婷玉立，竟然顶着张丰的胸膛，张丰心里一动，女儿是大姑娘了。

张丰笑着说：“干什么呢，爸爸回来都不知道！”

“我在听英语啊，”乐乐嗔道。

“好女儿，给爸爸争气哟！”

乐乐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女孩子，在这一点上，张丰从来没有操心过，在学校里，乐乐一直是年级的前三名，按照老师的说法，乐乐重点本科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张丰和妻子乐言想让女儿上清华或者科大，但是女儿却喜欢文科，想上北大，夫妻两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贯的意见，还是让孩子自己决定。

乐乐紧紧的搂住爸爸的脖子，撒娇的让爸爸抱着，张丰没奈何的只好抱住乐乐转圈，转了两圈，张丰的头也昏了，就听乐乐叫道：“昏倒了，昏倒了！”

张丰带着女儿一下倒在床上，乐乐幼幼的身体压在张丰的身上，张丰感受着女儿玲珑有致的身材，倍感刺激，念及到此，忙起身站起来，又是一副父亲的样子。

“乐乐啊，你好好学习，是给爸爸妈妈最好的礼物！”

乐乐点了点头，也换了一副认真的样子道：“爸爸，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学！”

与此同时，陈正正在和阿晴的妹妹晓虹在一起缠绵着，这是一间还没有装修好的房间，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堆放着各种木工的

工具，中间的空地上摆着一张很大的桌子，是木工用来干活的工具，现在被横着放倒，四腿朝一个方向。

一位诱人的裸体美女被牢牢的拴在桌子上，这个女孩的四肢被麻绳紧紧的拴着，由于激动的原因，饱满的乳房充血而挺立，两颗小小的乳头也早已勃起，胸脯一起一伏，挺拔的乳房也跟着一上一下，平坦的小腹下诱人黑黑的阴毛稀疏的盛开在隆起的阴阜，小穴已经水流成片，很少开垦的洞洞鲜红而柔嫩，可以看见小穴里颗粒的突起，在这些突起的中间就是陈正的舌尖舔吸的地方，在洞洞的上方，有一颗小小的小舌头，由于充血变得肿大和艳丽。

陈正用自己的鼻尖一下一下的顶这个阴蒂，同时舌头不停的在逼逼里搅动，晓虹发出不可思议的呼叫：“天啊，你真厉害，快点，再快点，我受不了了！”

陈正也欲火升腾，问道：“可以了么？”

晓虹忙连声不迭的说：“可以，快点啊！”

陈正转过身，竟然拿出一把漆工用的毛刷，很小的那种，看到这把刷子，晓虹问道：“你干什么啊？”

陈正拿起毛刷开始，抚摸晓虹早已挺立的奶头，当毛茸茸的刷子刷到身上的时候，晓虹的全身开始痉挛起来，由于被绑住，所以无法反抗，只好扭动身体，缓解身上酥痒的感觉，同时，敏感的奶子显得更加丰满挺拔。

陈正脱下自己的衣物，全身贴着晓虹，小弟弟也在昂首挺胸的摩擦着晓虹的妹妹，同时还在拿刷子一下一下的刷扎着，一阵一阵的刺激，使晓虹的心里产生了被虐的快感。

“快，干我，我要你的鸡巴！”

听着身边的美女说这样淫荡的话语，陈正的肉棒一跳一跳的，如怒蛙一般。

没有任何迟疑，陈正顿了下来，开始亲吻晓虹的嘴唇，晓虹的内心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感受，由于手脚被绑的牢牢的，陈正搂抱着晓虹的身体，下身的阳具密切的摩擦着晓虹的大阴唇。晓虹的内心就象是被什么紧紧的抓着，贪婪的吮吸着陈正的舌头，自己用丰满的奶子也向前晃动着，借以和陈正的胸膛的接触满足自己无法宣泄的欲望。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放纵自己，更快的得到高潮。

“我这是怎么了啊……”

晓虹每一次和陈正做爱后都很快乐，所以每一次都愿意接受陈正新的做爱方式，刚才陈正提出要这样做爱，自己也没有反对，反而乐意的享用，直到陈正用麻绳将自己捆起来的时候，才有一点点的害怕，但当陈正用刷子开始戏弄自己的时候，感觉到了被虐的快感。

陈正一边的亲吻，一边开始晃动身体，贴近的肉体接触让晓虹急不可耐，拼命的挺动自己的身体，可是每次都是无法达到目的。下身的淫水流得越来越多，顺着大腿一滴滴的流了下来，陈正蹲下来，开始沿着修长的长腿舔吸。

晓虹是学幼教出身，也学了很长时间得舞蹈，腿型极为漂亮，而且结实，最美的地方就是小腿，看一个女人的身材，小腿最关键，只有匀称笔直的小腿才算的上身材标准，有些女孩子，看样子腰肢细软，但是小腿很粗，一下就破坏了整体的美感，让人可惜。

陈正沿着小腿亲吻着，同时把手中的刷子伸向晓虹的大腿秘处，开始蹂躏晓虹嫩嫩的小逼，那种痒痒的酥麻感觉，让晓虹激动得无法自持，觉得自己的小穴被刷子毛摩擦地感觉象是无数地蚂蚁在爬，全身酸软，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啊，啊啊，好痒啊，我怎么这么敏感啊.....”

陈正吻到了晓虹的大腿内侧，刷子还是一个劲的轻轻的摩擦晓虹的阴蒂，由于欲望来得太强烈，晓虹的小逼全部张开，象盛开的百合花一样，更方便了刷子的工作，这种羊毛刷带给晓虹前所未有的绝妙体验，每一次轻轻的运动，自己的阴唇就像过了一次电，麻痒，刺激，自己阴唇内每一个部位都要飞起来，每一寸肌肤都在渴望，每一个细胞都在战栗，每一个细胞都在淫荡，晓虹的内心什么也不愿意想了，只是想要陈正的肉棒紧紧的插进去。

晓虹用力的扭动着身体，妄图更加激烈的摩擦，连放倒的桌子都被带的很猛烈的晃动，陈正也终于忍耐不住，托住晓虹的臀部，把肉棒插进了她的小逼，湿润的小穴很轻易的让陈正插了进去，晓虹得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紧紧的贴着，开始前后晃动起来。

由于姿势不是很有利，一不小心，陈正的肉棒滑了出来，急的晓虹叫起来：“快点插进去啊！”

“来了！”

陈正抱住晓虹的屁股，开始抽送起来，晓虹也努力的迎合着，两个人由于头一次这样配合，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总是无法默契，慢慢的，逐渐的适应过来。

“快一些，嗯，就是这样，好舒服！”

晓虹在房事时候的呻吟和姐姐阿晴如出一辙，都是腻腻的，让人喜欢。

“虹，刚才张丰还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你定一下时间啊，哦，你夹的好紧啊！”陈正一边工作，一边说话。

“坏蛋，把我姐姐搞到手了，你别被他教坏了，啊，啊，啊.....”

“你现在就很坏了，啊.....”

“我坏么？”

陈正用力的顶着，晓虹被插的东摇西晃，无法招架，陈正一阵的猛攻，两个人同时叫唤了出来，一起到达了灵与肉的和谐境界。

“你真坏，怎么想起来这样干我！”晓虹疲惫的躺着陈正的身上，轻轻的咬着他的胸脯，“在什么地方和别的女人干过？”

“没，我只是上网看到的，正好你在这儿，我想试试这样好不好玩，没想到你还挺喜欢。”陈正口不应心的回答。

“我喜欢，哼，要不是你求我，我不干呢，现在你倒是得意了。”晓虹狠狠的捏了陈正一下。

“哎哟，你要是不喜欢，看你刚才浪的。”陈正嘻笑着说。

“你坏蛋，不理你了！”晓虹媚眼如丝的骂道。

小两口在房间里打情骂俏，殊不知一场严重的考验摆在了两个人的面前。

紧赶慢赶，终于将第五片写完了，因为这段时间有些事情，总得生活啊，所以第5部的速度慢了些，请原谅另外，由于我的文章是长篇，所以希望大家少安毋躁，不要着急，我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感觉。谢谢读者写的不好，请海涵。

谢谢大大排版：昨天海岸线没进来，所以比羔羊晚一天，对不起

陈助理

紧赶慢赶，终于将第五片写完了，因为这一段时间有些事情，总得生活啊，所以第5部的速度慢了些，请原谅。

另外，由于我的文章是长篇，所以希望大家稍安毋躁，不要着急，我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感觉。谢谢读者，写的不好，请海涵。

谢谢大大排版。

这是一个很典雅的二层小楼，墨绿的水杉林掩映之中，一抹红墙隐隐约约的露出一点头来，从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普通的别墅，实际上，这样的小楼在这一片山林里还有很多座，是市政府领导的别墅区，只有市委常委才可以有这样的资格居住，原来的名字叫红楼，后来国内出了远华一案，这个名字自然就没有了使用的价值。而在同一座城市里，还有很多的下岗职工没有自己的房屋，甚至几代人还住在同一间屋子里，让人唏嘘不已。

空荡荡的别墅里，静悄悄的，宽大的客厅里摆放着红木的会客桌椅，墙上悬挂着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刘德财的相片，相片上的刘市长笑的灿烂辉煌，满脸的幸福象初恋的情人，媚人的眼神象猎狗看见了洁白的赤裸兔子。

沿着偏转的法式阶梯上去，周围的墙上悬挂着一些油画，懂行的人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国内知名画家的作品，虽然说不上价值连城，也是一笔笔隐藏的小小财富。而且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业余爱好，体现了刘市长的博学多才和高雅品位，实际上，他什么也不懂，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可以换来不少的金钱就行了。

这第二层楼上是市长的主卧，千金的卧室，还有两个客房和一个小客厅，整个楼层的淡黄色的地板砖显得高雅，昂贵，体现了现代中国既得利益者的奢华和腐败。

隐隐约约的听到一缕少女淫荡的叫床声，沿着声音走过去，推开掩着的门，一副不可思议的场景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浑身赤裸的刘婷正躺在床上面对着电脑屏幕，在自慰，电脑屏幕上播放的是一部日本的色情片，其中的男主角正挺直着肉棒，从身后干着一位妙龄的少女，一下一下的冲击带给了刘婷不凡的刺激。

雪白的胸围和内裤扔在床边，刘婷的身材健美、性感，由于还是处女的缘故，小小的奶头还陷在乳房里，雪白的乳房浑圆有致，和有过性行为的女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形状，全身上下没有什么赘肉。

刘婷一边看着电脑，一边用纤纤小手把自己的阴唇翻开，用手指摸着自己的阴蒂，熟练的沿着肉缝向下摩擦着。一边感觉自己内部的湿润程度，一丝丝的黏液分泌了出来，刘婷的手指觉得湿润了，抬起手来，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吮了一下，闻着自己淫水的味道，刘婷的心里开始激荡起来。

淡淡的淫水一点点的流了出来，电脑里的战斗还在继续，刘婷也渐入佳境，手指的动作开始加快，慢慢的伸进了自己的逼里，每次做到这里，刘婷都不敢用力插进去，遇到小小的阻碍就停了下来，刘婷知道这是处女膜，也不愿意就这样破处，所以每次都只能看着电脑里疯狂的性交场面，用力的揉捏自己的阴蒂，使自己达到快乐的高潮。

“真想有一个男人能够插进我的小逼里，看看电脑里女性快乐的样子，到底做爱有多舒服啊，好想试一试。”刘婷想着自己的梦中情人，喊着他的名字，“来干我啊，我要你的大鸡巴，妹妹的小逼就是为

你张开的。”同时手指激烈的抽动着，淫水淌了一床。动着动着，刘婷的双脚一伸，感觉着身体内部一股热流喷射出来，浑身瘫软，倒在了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觉得特别的空虚和无助。

同时，张丰和陈正再一次的来到刘德财的办公室，就省市领导陪同去北京一事再次汇报。

“刘市长，我们公司现在股票上市已经到了关键时候，很需要省市领导陪同跑一趟证监会。”

“这点没有问题，你们等一会，我先给省委王省长打个电话，等省长有空的时候，我们一起跑一趟，毕竟是关系到我们市广大人民的大事，何况对省里加快整体改革步伐，改变我省的工业落后局面也有很大好处。”

“那就谢谢刘市长了。”张丰笑着说。

“不必客气了，小张，我们市还需要你们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支持啊，没有国有企业，哪有政府，为了改革，我市的国企牺牲很大啊，问题也很严重，你看看，刚才还有很多市纺织厂的职工在静坐示威，现在的职工动辄堵市委大门，象什么样子。”

说着说着，刘德财来了脾气，“不知道想干什么，总是要挟政府，要挟组织，就没有一个人想着怎么自己解决问题，都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么，又不是阶级矛盾，为什么拿这样的方式和政府对抗，你说呢？”

张丰说道：“是啊，就是这样，政府也挺不容易的。”

陈正在一边听着，心里暗暗骂道：“都是你这个王八蛋，才让工人落到这种地步的，现在还说什么风凉话，纺织厂不是你蹲点的厂子么。”

“好了，不说这些了，对了，小陈，听说你是南开大学学中文的？”刘德财笑眯眯的问道。

陈正没想到话题会转到自己身上，连忙回答：“是，刘市长。我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

张丰接着说：“该不会刘市长想挖我的墙角么，哈哈，这可不行啊，小陈可是我们公司的笔杆子啊。”

“小张啊，你害怕什么，我知道小陈是你的得力助手，我借几天用用行不行？”

“行啊，市长发话，什么不行的，不过可别刘备借荆州啊。”张丰打趣着，
因为他和刘德财也很熟悉了，说这些话也很平常。同时，他的大脑飞快的转着，
“借陈正干什么，有什么目的么？”

“是这样，我女儿你们也见过了，很麻烦，好不容易这几天在家看了点书，要
考电大了，在中文方面还有些问题，我想让小陈看看，帮她写一点东西，到时候
用得上就行了。”刘德财对张丰和陈正说道。

听到是这样的要求，张丰的心里一顿，没有可能的啊，刘德财会让陈正辅导
他女儿，何况，那个丫头我也略有所闻，根本不是学习的料，至于和我提出这个
要求么，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表现出来。该不会？

“这样啊，行，只要到北京的时候，小陈能跟着就行了，这几天我放小陈
假。”张丰大度的说，“小陈，你就好好的帮小刘一下啊。”

对于这个差事，陈正也是一愣，也在脑海里寻思着为什么，难道我的机会来了？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助理，陈正也不想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虽然目前还是很风光，可是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如果能够攀上市里领导，自己的前途自然会更

有保障。想到这里，陈正没有说话，这种场合，还是保持沉默的好。特别是跟着张丰这样的领导。

“就这样定了，小陈这几天就不要上班了，去给小刘写几篇文章，到时候用用得了。”张丰又一次在市长面前这样说道。

“好的，张总。”陈正答道。

“那就谢谢张总和小陈了，”刘德财满脸的笑容，好像幸福的葡萄树一样，“小王，你去送送张总，然后带小陈到我家去认认门。”

张丰和陈正跟着王飞下了楼，张丰对陈正说：“就这样，我自己开车回去，你跟小王跑一趟。”

“好的，张总。”陈正必恭必敬的回答。

看着张丰的公爵王溜烟的开走了，王飞对陈正展开了灿烂的笑容：“老同学，你艳福不浅啊，刘市长的千金看上你了。”

陈正笑骂了王飞一声：“呸，要是晓虹听到这话，我和你没完。”

“真的，老同学，上次你们来的时候刘小姐就看上你了。”王飞认真的说。

“不至于吧，她什么样的人找不到啊。”说是这么说，陈正的心里还是有些得意。也许这就是一个机会吧，这个时候，什么爱情，什么晓虹，统统的扔在脑后。

陈正和王飞上了市政府的专车，一路飞驰很快就来到了红楼山庄，看到政府的4号车，警卫一敬礼，小车飞快的开到了刘德财的家门口，王飞嘱咐司机等一会，然后和陈正一起走上台阶，敲响门铃。

按了半天，还没有人来，王飞有些急了，打个电话给了刘德财：“刘市长，小婷在家么？”

“应该在家啊，你打电话。”

刚拨通刘德财家里的电话，门通的一声开了，“干什么啊，王飞。”刘婷发着小姐脾气嚷道。一身睡衣打扮，少女丰满结实的乳房急不可耐的表现着自己，当看到王飞身边陈正的时候，刘婷顿时安静了下来，乖乖的请二人进门，王飞看着陈正，诡秘的一笑。

“刘小姐，这位是刘市长给你找来辅导中文的陈先生，认识一下。”王飞还是循规蹈矩的介绍着。

“对不起，我上去换件衣服。”刘婷突然发现陈正的眼睛看着自己的身体，脸腾的红了，急忙跑了上去，看着少女结实的屁股一摇一晃的上楼，陈正突然很想插进她的菊门。

王飞什么也没有看，盯着天花板，不知道想什么心思，“老同学，你想什么呢？”陈正从幻想中醒过来，问王飞。

“没什么。”王飞口不对心的回答。

“看你那沉思的样子，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坏事。”陈正说，“这么多年的同学，我会不知道你。”

“你倒挺聪明的，你说我想什么。”王飞皮笑肉不笑的答道。

“你能想什么，当秘书的心眼都贼多，象他妈特务一样。”陈正打趣的说。

“还真让你小子猜对了，我就在想问题，我在想这个小妖精搞定你要多长时间。”王飞俏皮的说。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看你早把这丫头办了吧？”陈正以牙还牙。

“我才没那兴趣呢，有空我还能多办几个，办她，考，找不自在，老弟，你

任务艰巨啊，还是劝你一句，小心为妙。”

听了老同学的话，陈正沉思了起来，和王飞说，“等一会我们一起走，我有事问你。”话音刚落。高跟鞋噔噔的声音从楼梯上传了过来，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出现在二人的面前，只见刘婷的头发高高的盘起来，发稍微微的黄色，向上反卷着，蓬松的感觉，慵懒的女性魅力让人怦然心动。

刘婷一张标准的鹅蛋脸形，虽然说不上特别的美丽，但是眉眼之间的风骚味也是十足，翘翘的丹凤眼，小巧的鼻梁，略为上翘的嘴唇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但是似笑非笑的样子让陈正也是心里一跳。

年轻的女孩子身材就是本钱，淡黄色的吊带裙把两颗丰满的乳房紧紧包住，走起路来，随风飘摆的裙边下雪白有致的大腿简直让陈正的小弟弟瞬间起立。一时间，两个男人都没有说话，看着这个漂亮的少女妖精。

刘婷非常清楚自己的杀伤力，所以来到两个人的身边，轻轻的问道：“喝水么？”

“刘小姐，是这样，我先过来看看，刘市长说，从明天开始，我来给你补习

一下中文，等一会，公司还有事，我先回去了，明天上午我过来。”陈正礼貌的和刘婷解释道。

“这样啊，”刘婷的语气里明显听出了遗憾和无奈，毕竟还是一个小女孩，在这些事情方面总有些不好意思，总不能说，陈正你留下来，王飞回去，何况王飞还是父亲的秘书。刘婷的脸红了一下。回答道：“好吧，那你们慢走啊。”

王飞和陈正离开了刘家，王飞嘱咐司机先把车开回去，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下班了，问了一下刘德财，没什么事的，就先回去了。

王飞和陈正两个人打的来到了本市一间小酒馆，天还尚早，没有什么人来，两个老同学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了秘密的交谈。

“老弟，你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关于张丰的。”陈正开门见山的问。

“有，我不瞒你，老同学，最近有人举报他贪污受贿，还有一些，但是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问题不大。”王飞低声说道，“市委还没有讨论，估计没什么事。”

“何况，张丰很会做，很多事情都在萌芽里就解决了。”王飞接着说道。

“关于刘婷看中我的话，到底是真的假的？”
陈正句句进逼。

“真的，那天你们来后，刘德财就让我收集了你部分资料，看样子，刘德财想给自己找一个好女婿了。”王飞认真的说道。

“听说中央的那个老人退二线了，有没有可能动到刘德财。”这个问题的深度更进一层。

王飞沉思了片刻，低声说：“这个问题还不好说，关键是省里的意思。”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以后，陈正轻松了起来，问道：“老爷子身体怎么样了？”

王飞也放松了一下，“还是老样子，没办法，拖一天算一天吧。”

“唉，要不是老爷子得了这个病，你现在也在国外了。”陈正惋惜的说。

“也没什么，人在哪儿都一样，老同学。”

王飞的父亲在王飞硕士毕业之际，突发脑溢血，半身瘫痪，正准备出国和女朋友相会的王飞也被迫劳燕分飞，王飞的女朋友本来决定王飞出国后，二人结婚

的，遇到这个情况，做为孝子的王飞只有接受和女朋友分手的不幸经历。

“老爷子要是钱要车什么的，你尽管说，怎么说，你我也是哥们，你現在怎么样了？”陈正关心的问。

王飞沉默了半天，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是不是我和关雅楠的事。都过去了。”

“现在雅楠生活的也挺好的，我也就安心了。”话虽这么说，言语之间深深的痛，还是听的出来

“对了，我们学校那些同学都怎么样了，好久没有联系了啊。”王飞换了个话题。

“还行吧，大多数都还行，北京也有不少，下次你和我一起去，见见他们，大家都挺惦记你的，都还记着你在联合会上的一曲白桦林啊。”陈正说着。

“这几年我变得太厉害，连我自己都怕，还说这些干什么啊，不过我有机会一定和同学们聚聚。”王飞恢复了一贯的笑容。

“唉，都是这样，我变的也太厉害，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别提了，社会就是这样，不变是不可能的。”陈正说，“好

吧，我们边吃边聊，这个地方的猪蹄子最好吃了，你尝过么？”

“听说过，没尝过，据说江浙一带很多的老板都专门来这里吃，很有名的，你看看，都坐满了。”王飞说道。

“是啊，这样的小地方没想到生意这么好，来吧，干一杯。”陈正举起了酒杯。

第二天一早，陈正昨晚喝了不少，头疼欲裂，和老同学一直喝到晚上10点多，一边喝，一边说以前学校的事情，不知不觉的就喝多了，王飞也是这样。两个人摇摇晃晃的洗个桑拿，吐了一地的才好了些，然后各自回家。

尽管酒醉后的头疼让人无法忍耐，好像小李飞刀说过这样的话，但是陈正还是打足精神来到了刘德财的家门口，按响了门铃，很快，门开了，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子站在了陈正的面前。

只见刘婷穿着一件宽松的休闲T恤，乌黑的头发随意的披散在身上，一股清新的香水味道扑面而来。丰满的少女乳房若隐若现，竟然可以看见小小的乳头，不知道是穿的什么超薄的胸罩，下身是一条很短

的热裤，修长白皙的大腿完全的暴露在陈正的眼睛里。

在两条长腿之间是鼓鼓的少女的阴部，被热裤包得紧紧的突了出来。竟然隐约的好像有条缝，让陈正的心一跳一跳的，虽然王飞的话还在耳边，但是对于青春肉体的渴望和肉体内涵的追求让陈正无法抑止心底的狂热。

刘婷俏笑嫣然的和陈正打招呼：“你好。”

陈正开心的回答道：“你好，刘小姐。”

“请进吧，陈先生，欢迎指导。”

“刘小姐客气了，只是帮个小小的忙而已。”说着话，两个人一前一后的来到了客厅。

刘婷很快的端来了果汁和饮料，陈正客气了一下，喝了一点果汁，由于昨夜醉酒早上没有吃饭，所以胃口也不是太好，喝了几口，刘婷的眼神里有了一点的亮意，笑容早就爬上了眉梢。

“刘小姐，听说你想让我写一点东西是吗？”陈正的头疼的厉害，昨天真是喝多了，强打着精神问道。

“是这样的，我们老师布置了一些题目，说考试的内容有一部分，你帮我看一下。”刘婷回答着。

“好，我看看。”

“我放在在楼上了，我们一起去吧。”刘婷羞涩的说，陈正虽然头疼，但是对于送到眼前的美女怎么可能无动于衷，跟着刘婷亦步亦趋的上了楼，看着刘婷圆圆的屁股一扭一扭的上楼，小弟弟竟然不由自主的硬了起来，想从后面好好的干一下。

两个人来到了刘婷的卧室，陈正就觉得头重脚轻的，想睡觉，强迫自己看着刘婷，刘婷也注意到了陈正的状态，关心的问：“怎么了陈先生，不舒服么？”

“没什么，估计是昨天没休息好，头有些重。”

“要不要休息一下啊，”温柔的声音好像是催眠一样，陈正渐渐的就睡了过去。

看到陈正昏睡的样子，刘婷的心里乐开了花，终于可以得到这个美男子了，自己的梦中情人就“玉体横陈”的躺在自己的床上，没有过性经验的刘婷觉得心跳的厉害。

喊了陈正几声，见没有什么动静，费力的将陈正的身体挪到了床上，看看陈正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心里放心多了。

轻轻的掩上门，刘婷解开了陈正的皮带，同时脱下了皮鞋，也不知道在果汁里放的安眠药到底能管多长时间，刘婷心里也没有数，很费力的将陈正的长裤脱了下来，头一次看真实男人的裸体，脸绯红起来。脱下了陈正的内裤，可怜的小弟弟还垂头丧气的搭拉着，刘婷的淫水却不由自主的流了出来。

很快的，解开了陈正的衬衫钮扣，由于害怕陈正醒来，不敢多做什么，快手快脚的脱下了自己的衣服，没想到，这个丫头竟然没有穿胸罩和内裤，雪白丰满的乳房挺拔秀美，微微的上翘，嫣红的小小乳头还陷在乳房里，随着刘婷急促的呼吸，两个小兔子一上一下的起伏，让人看得只想咬一下。

笔直雪白的长腿中间幽幽的秘处，一点点黑黑的草丛点缀在双腿之间，刘婷的双手又一次的摸到了自己的秘处，咽喉里轻轻的发出一声呻吟。

刘婷站在陈正的面前，颤抖着低下了头，学着A片里的女优，开始亲吻着陈正的阳具，由于技术不太熟练，总是无法很好的

感觉到肉棒，陈正的肉棒还是低着头，刘婷一边的亲着，一边用手摸着自己的秘处，开始抽插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陈正的阳具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刘婷急了，把它含在了嘴里，渐渐的，陈正的肉棒硬了起来，刘婷把肉棒吐出来，看着肉棒一点点的长大，红红的龟头掀开了包住它的帽子，笔直的指向了天空，陈正呻吟了一声，猛的把刘婷一把抱住，吓得刘婷哆嗦一下，想挣脱，但是没有成功，陈正一个翻身，将刘婷压在身下。

“你，你醒了？”刘婷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竟然会这样，真是没有想到。感觉着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陈正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女孩子一定很害怕，他没有回答刘婷的话，开始亲吻刘婷的乳房。